

雅众诗丛·国外卷

去爱
那

奥利弗

诗集

可爱的
事物

Why
I Wake Early

Mary
Oliver

[美] 玛丽·奥利弗/著

倪志娟/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去爱
那

可爱的
事物

奥利弗

诗集

Why
I Wake Early

Mary
Oliver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美] 玛丽·奥利弗/著 倪志娟/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爱那可爱的事物：奥利弗诗集 / (美) 玛丽·奥利弗 (Mary Oliver) 著；倪志娟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135-9654-1

I. ①去… II. ①玛… ②倪… III. ①诗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4332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总策划	方雨辰
出版统筹	张颖
策划编辑	曹雪峰
特约编辑	陈希颖 周欣祺
责任编辑	孙嘉琪
责任校对	姜霁淞
封面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2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654-1
定价	45.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96540001

目 录

译者序

用词语站回那一刻 I

I 为何我早早醒来

为何我早早醒来 27

骨头 28

让花重新变得新鲜，她说 32

寺庙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 33

豆子 35

箭头 37

猪牙花 38

诗人前往印第安纳州 40

雪蟋蟀 43

大地的情人情不自禁 46

你见过黑蛇游泳吗？ 48

万物如何欣喜于活着 49

云 52

春天在黑水潭：我体验了已领悟的训导 53

百合 54

看并领悟 57

这个世界 58

黑河 60

泽鹰 63

破损 66

舞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 67

雪鹅 69

北俄亥俄州最大的购物中心所在之处曾是一个池塘，
每个夏天的下午我都会造访 72

小海雀 74

某种东西 77

逻各斯 80

熊 81

一段里程 83

月神 85

“稍等片刻”，一个声音说…… 88

II 这个早晨我看见鹿

这个早晨我看见鹿 93

中国古代诗人 95

白色的眼睛 96

黄足鹞 99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100

从卡罗来纳州飞来的鸬鹚 102

智者说，有些事物 104

留心 106

建设者之歌 109

再看一看 110

麒麟草，晚秋 111

十一月 113

雏菊 116

— 118

灵魂，最终 120

松树林 121

流连于幸福 123

译者序

用词语站回那一刻

一

阅读奥利弗的诗，我们遭遇的仿佛不是文字，而是自然本身，有些事物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池塘、睡莲、蛇、猫头鹰、熊……它们反复出现，被赋予了鲜明个性，成为奥利弗的诗歌标志。

将自然作为诗歌的绝对主题使奥利弗常常被归入华兹华斯、济慈、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诗人所构成的自然主义诗歌传统中，奥利弗本人也认可自己与这一传统的关联，她在随笔中多次提及了这些诗人对她的影响。不过，相比于这些诗人，奥利弗依然具备独特的质地。她在诗歌中既没有确立人高于自然的等级制法则，也没有对自然进行单纯的理想

主义包装，而是力图呈现真实的自然，对自然的生与死、美与残酷这两面都予以关照。她对自然怀抱一种悲欣交集的态度：自然“没有目的/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理智的”（《雨》），它包含着死亡与恐惧；自然也不是巴塔耶似的“一块石头、一座雕像，永远恬静地安息”，它包含着生机、流动与美。

在奥利弗的诗歌中，自然的生死两面性最突出表现在猫头鹰与猎物、熊与蜜蜂这两组动物身上。她对猫头鹰与熊极为偏爱，多首诗写到了它们。这两种生物在她的诗歌中出场时总是带有死神的气度：猫头鹰鸣叫时，血腥的气息弥漫在树林，“这是猫头鹰的树林/这是死亡之林/这是生命维艰的树林”（《森林》），它的鸣叫伴随着猎杀和吞噬；熊在饥饿的驱使下找到蜜蜂的巢穴，如同一只雪橇似的冲进去，给勤劳的蜜蜂“带来打击和利爪”（《果园里的黑熊》），让它们消失于自己的呼吸之中。奥利弗将生物之间的残杀与吞噬视为自然的生死交替过程，当猫头鹰捕食兔子，当熊吃下蜜蜂，它们自身也是“兔子”或“蜜蜂”，也会被死亡所捕获：

有一天，当然，熊自身

也会变成一只蜜蜂，一只采集蜂蜜的蜜蜂，在普遍
联系中。

自然，在她长长的绿发下，
拥有那种坚定不移的法则

——《果园里的黑熊》

每一种生命都从属于生死交替的有机循环体，这种循环构成了自然的生机，也构成了每一种生命的意义：

假如我是我曾经所是的，
比如狼或者熊，
站在寒冷的岸边，
我将仍然能看见它——
这一次，鱼如何轻松地逃脱了，
或者，片刻之后，
它们如何滑进一束黑色的火焰，
又从水中升起，
与鲱鸟的翅膀紧紧相连。

——《鲱鸟》

这种意义不是基于人类的价值判断标准，而是基于生命本然的状态。

奥利弗在诗中反复表达了一种观点：“既不是文明的，也不是理智的”自然，才是人类的归属地，她甚至将主体性赋予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乃至无机物**。奥利弗所理解的主体性并非由理性、观念、知识建构起来的超越性自我，而是灵魂本身，最终，奥利弗的诗歌讲述了许多灵魂的个体故事，它们没有高低秩序之分，在自然中各安其位，共同组成了一

个有机和谐的世界：

小块花岗石，矿石和片岩。

它们每一个，此刻，都沉沉睡着。

——《智者说，有些事物》

百合心满意足地

站在

花园，

并未完全睡去，

而是

用百合的语言

说着一些

我们无法听见的私语……

——《百合》

这是一种自我圆满的状态，每一种生命与外在环境水乳交融，它们屈从于生死变迁、生态食物链和自身的有限性，却仍然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努力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光彩。

在自然中，灵魂既不是人所独有，人亦不再是万物的灵长，人的生命形态和自然万物平等，人不比自然之物——比如青

草——更好，或者更差：

这个早晨，我想，与莫奈的睡莲相比，

睡莲没有减去一丝一毫的美，

而我并不渴望用更多实用的，易驾驭的事物，引导

孩子们走出田野，进入文明的

课本，告诉他们，他们比青草

更好（或更差）。

——《清晨，我的生日》

这种自然观与西方主流文化所认同的人类中心说和等级秩序说有着根本区别，更接近于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世界观。美国本土印第安人没有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限，也没有产生二元对立的观点，他们倾向于将人类社会、自然界和宇宙看成一个整体，所有的个体生命都是伟大的产物，拥有共同的创造者，都是平等的，共同组成了一个有序、平衡、生机勃勃的整体，人类并无高于其他物种的特权。¹这样的世界观体现了一种强烈的“诗性智慧”。奥利弗以领悟的形式将这些原始文化所包含的诗性智慧融入了自己的诗歌之中。比如，她对猫头鹰的描述就带有明显的印第安文化元素，印第安人常常将猫头鹰视为逝者灵魂的携带者，在奥利

1 参见 Vicki Graham, "Into the Body of Another: Mary Oliver and the Poetics of Becoming Other."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30.4.1994, pp.352-72.

弗的诗歌中猫头鹰也具有这种灵魂携带者的神秘气度。不仅如此，奥利弗的多首诗歌直接以印第安文化以及类似的原始文化为主题，例如《了解印第安》《爱斯基摩人没有关于“战争”的词汇》等诗，在这些诗中，奥利弗赞美了原始文化质朴、和谐的特征。

然而，置身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奥利弗不能不持有一种生命的悲哀：以“理性”为核心的文明（包含各种知识、观念、“大写的人”的主体性概念）造成了我们与本源（自然、灵魂、圆融的自我存在形态）的隔阂，个体身份的获得往往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人丧失了自然之物的那种自在状态。

针对这种永恒的失落境况，奥利弗在自然中的行走如同一种回溯：摆脱思想回到原始的整体世界，回到身体与灵魂统一的自在状态，她渴望变成自然中的另外一种生命，变成一只狐狸或者猫头鹰，变成一棵玉米或者小麦，突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障碍，消融于自然的完整之中：

……我继续沉浸其中，我的头发

披在身后；

像玉米，小麦，闪耀着价值的光芒。

——《云》

这种交融是一种融合了精神、身体、感性经验的行为，是感知的快乐游戏，是真正的回归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深渊或沉沦。这种交融，类似于庄子所谓的物化和虚空境界。

二

庄子曾以梦蝶的寓言来阐释物化：“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陈鼓应对此解释为：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这种物化的境界即是一种虚空境界，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虚空是一种空明的心境，依托于物质性的身体，但却触及到了自由和无限。

从审美角度而言，奥利弗的回归与庄子的物化和虚空，都是一种和合的审美境界，如同宗白华先生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一点觉心，静观万象，自得、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

奥利弗在诗歌中尝试了多种“物化”途径：

1. 在观看中认同。在自然中行走时，观看是一种最便利的行为，奥利弗特别强调看，每一种物化的途径几乎都起源

于一个看的动作。在史蒂芬·拉蒂纳（Steven Ratiner）的访谈中奥利弗说过，她将看视为诗歌的起点：“我看见某种事物，看着它，看着它，我看见自己离它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清楚，仿佛要透过它的物质形式看见它的意义。”

看，让看和被看对象之间建立起关联，然后一系列动词（动作）持续不断地消融两者之间的鸿沟，“我性”逐渐外移，移到其他事物身上，而其他事物的“他性”也逐渐移到“我”的身上，交融完成了。

看，使诗人和世界之间建立了深刻的亲缘关系：

我看着；从早到晚，我未曾停止观看。

我说的看，不是只站着，而是
敞开怀抱似的站着。

并且思考：有些事物也许会降临，一些闪光的
风的线圈，
或者，老树上飘落的几片叶子——
它们都在其中。

现在，我将告诉你真相。

世上的万物
降临。

至少，更近了。

——《寺庙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

2. 通过某种具体的行动达成与自然的交融。除了看之外，奥利弗在诗中描述了她与自然之物进行接触的多种动作，包括：饮，吃，采摘，行走，想象中的飘飞（肉体的溶解和消失）……

比如，在《黑水塘》一诗中，她的行动是举起一捧水“慢慢饮下”，水包含了石头、叶子和火焰的味道，进入她的体内，唤醒了她的身体，她成为万物之一，片刻的交融令人心驰神往，又怅然若失。

在《鱼》《桌上的蜂蜜》《八月》等诗中，奥利弗强调的是吃，吃是一种与自然直接交融的仪式，哪怕这种吃有时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捕食：

我剖开它的身体，将肉
与骨头分离，
吃掉了它。现在，海
在我身体里：我是鱼，鱼
在我体内闪闪发光……

——《鱼》

“鱼进入我体内”，这是生物的有机循环过程，一种生